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9787
4 October 197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98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阿尔及利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先生给你的一封信，附上给你。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议程项目 98 下的大会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
拉哈勒(签字)

74-26620

附 件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
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给秘书长的信

由于某些大国对原料和发展问题采取不愿理解的态度，以致国际关系突然间又紧张起来。联合国大会在今年四月的特别会议里，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当时，我们曾经有机会把阿尔及利亚的观点提出来，这个观点是：发展问题是当前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因此，必须将它作为优先事项之中的最优先事项来处理。

此所以我们认为能源问题、原料问题、甚或世界通货膨胀问题，都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局部一面，唯有建立真正的国际合作，才能加以彻底解决。但是，这样的一种合作，只有在实际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再受发达国家控制的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而且，这次讨论虽然在国际大家庭中确实引起反响，并且通过了一些解决计划和具体行动去帮助发展中国家，但遗憾的是大国的反对已使这个纲领无法执行。某些发达国家甚至拒绝对第三世界中最贫乏的国家提供人道援助；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则以别国特别是产油国所能提供的援助作为它们给予援助的条件。我们对于这种威胁要使贫乏者的苦痛陷于绝境以便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施用压力的行为究竟出于什么深奥的原因，实在大惑不解。一旦看到了有一个人类社会需要援助，而且有人声明有力量去提供所需援助，那么，凭什么理由以第三者的态度为借口，而终于拒绝提供这种援助呢？这种援助的提供本来只应根据一点，就是减轻人类社会所受苦痛的必要。事实上，这种国际关系上史无前例的以苦痛为施行真正压力的工具的办法，其唯一原因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惯于掠夺第三世界人民的资源的某些国家，面对这些人民坚毅不屈地诉诸行动去消灭对他们的剥削，而感到愤恨。

这就是说，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确实没有在大会上—届特别会议的讨论里得到任何教训，它们仍然想在联合国和这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庄严宣言里所列举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原则的范围以外，去解决人类今日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对于某些工业化大国的负责人士最近——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里——所作的若干声明，我们也感到困惑，而且对世界的和平、正义大业，感到某种忧虑。

这些声明的挑衅性口气，使我们很不愉快地想起一些我们原以为已经永远过去的时代，至少我们觉得这些声明不大应该在一个以在各国人民的合作和和好基础上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为首要任务的组织里说出来，因为这些声明对一部分人类，就是出产基本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出产石油的国家，构成充满了严重后果的威胁。显然，这些声明似乎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最近为保障它们唯一输出品的购买力而采取的各项决定所惹出来的，足见某些国家没有意思要放弃掠夺别国人民资源的行为。因为工业化国家经济混乱所造成的普遍性通货膨胀，其第一个后果就是减低了发展中国家输出品的实际价值。某些工业化国家无疑觉得无法用它们自己的能力和利用它们自己的资源去制止它们长久以来所帮助造成并听任它发展下去的通货膨胀，所以企图再一次将它们所受的苦痛和它们令世界其余部分也都受到的苦痛，全都归因于一组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售价。还有，这些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想使人相信一种理论，据说只有强迫产油国限价或减价，才可避免世界经济崩溃，这岂非更是可怪。

然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深明它们对国际大家庭的责任，渴望保持同工业化国家真正合作的机会，已自愿地决定暂时将它们的售价固定下来，以便让这些国家可以好好地整理它们的经济结构并抑制通货膨胀现象。可是，石油的价格在今年的头九月里，虽然是冻结了，但是这些国家里的通货膨胀的上升不但没有慢下来，而且比例超过从前，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所以，这就是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所表示的善意和它们让其石油价格受损而忍受的财政上牺牲，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没有理由期望它们会继续毫无报酬地和毫无反应地故意牺牲它

们最正当的利益。

此外，我们不能不想到，如果冻结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率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那么，这一毛病的真正原因，一定在其他地方。事实上，产油国同原料出产国一样，它们不但远非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而是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受害者。因此，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要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基础里去找。这个几世纪以来让西方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它们的经济的制度，基本上是最富有者不断剥削最贫穷者，和最强者不断剥削最弱者为基础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发展有赖于物价的不断上涨，因为这种上涨构成资本所得利润同时不断膨胀的主要因素。在过去，发达国家的制度，由于掠夺劳动阶级工作的剩余价值和没收第三世界人民的原料收入，才能补救因这种物价不断上涨和利润高无止境（物价上涨的必然结果）的情形所经常造成的恶果，而这种现象则可以用通货膨胀这个相当含糊的名词，去加以掩饰。反之，今天由于工人阶级已组织起来，不再让人侵害他们的权利，而且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它们的经济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都取得了自己决定原料价格的主权权利，所以发达国家的制度想在让利润继续疯狂地越升越高的情况下遏止这一通货膨胀，就感到非常困难了。

西方国家现在再也不能使用其惯常的一套手段去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掠夺第三世界人民的财富，因此它们不得不面对本身的矛盾了。如果它们是真的下定决心去控制通货膨胀，借此结束它们的经济混乱状况，它们就应该直接地看准病因，对症下药，这些病因不外是企业过分的盈余、重利抵押政策、借款的利率、以及与人民福利无补的浩大开支等等。可是它们绝不愿承认这些因素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因为实际上这些因素也就是它们经济制度的支柱。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它们为什么要拼命设法收回它们失去的地位，盼望一旦有机会可以用新的、比较巧妙的吸血手段，代替目前已受人唾弃的剥削方式。比方说，以对通货膨胀作战为名，耍一些花样，将工业国家产品随物价上涨说成是当然的权利，而原料价格却有义务停滞不变，或者甚至于逐步下降。说什么用抵抗通货膨胀的计划来降低价格，说穿了还不是一系列手法中的又一新花招，用冻结或降低原料价格作缓冲来掩饰发达国家制度内部活动的财阀所打的利润大、差价多的如意算盘而已。象这类的手段说明了为什么会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换句话说，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迫使得许多发达国家一直享受着超过了它们实际财富的生活水平。

我们知道为什么某些工业大国无疑以为石油价格会无限期维持不变，然而眼见它们的计划被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系列的決定打成粉碎之后，会运用一切它们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手段，对石油出口国家大事进攻。在这样大搞可怕的对立时，它们也不在乎把全人类都拖到深渊的边边上。

全体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对它们本国的产品采取一种目的最多在于保证涨价不要过分、连涨价的原则也不必过问的价格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又千方百计地设法冻结或是甚至压低它们从第三世界进口的原料价格，特别是石油的价格。因此现在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要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加以定价，其目的并非为了有效地抵抗通货膨胀，而是为了要企图将过去廉价垄断第三世界财富的那种做法长久维持下去而已。就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生产国家而言，这样命令它们规定价格用意无他，不过是想借通货膨胀的手段，重新去追究或是夺回石油输出国组织

国家的合法利益而已，而这些合法利益是石油输出国为争取世界承认它们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进行斗争而赢得的。

真的，这类行为又令人伤心地回想到殖民主义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时，西方国家利用它们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取巨利，拿着第三世界人民的财富恣意摆布。从那时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一直在掠夺最弱小国家的自然资源。今天，它们这种态度还是丝毫没有改变。

事实上，购买国居然敢规定出售国产品的卖价，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见到的怪事。

总之，这种特别的商业关系概念认为，工业化国家可以按照它们单方的目标和它们自我的利益，丝毫不顾物主国发展的需要和优先程序，擅自规定石油的价格。这样的概念不过是重新表示了帝国主义要永远维持它殖民掠夺办法的愿望。

因此，正当世界以为殖民统治已是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正当它以为看到了帝国主义在第三世界人民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节节后退的时候，也是正当全人类都有权希望以各地人民的平等为出发，生活在一个安宁和太平时代的时候，帝国主义又以它最狰狞的面貌重新出现，威胁着以它的法律强加于出产原料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上。

某些西方国家的发言人指称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最近关于价格问题的一些措施是政治性的决定，完全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了对石油输出国施行报复的威胁。他们企图用这样的概念来乱人耳目，可是只要注意到他们对原料生产国家的订价方式和对工业国家同样的订价方式看法是如何的不同，就可以感到其中有着多少矛盾。他们要人相信石油输出国的价格完全是出于政治决定，也就是说，是一种自作主张的选择，而工业国家的价格呢，却是客观的因素所形成，绝非取决于任何擅自规定。事实上，一个西方企业决定其价格时——有时甚至是全世界的价格——已计算到市场的条件，生产的费用，投资的摊还和利润，可作为代用品的产品价格等等，那么我们用什么逻辑可以说西方企业只是依照纯粹的经济

因素进行的呢？可是批评石油生产国的行为时却要说什么这完全是政治因素所致，是出于主观的，不合理的动机。然而这些国家不过也是顾到了它们本身的利益，和西方社会用同样的因素去评估、决定它们产品的价值水平而已。如果前者的决定是经济性的，那么后者也自非如此不可。如果原料出卖国作决定时算是政治性的，那么西方企业领导人所作的决定又有什么理由不算政治性的呢？除非我们认为收集资源应当永远是工业世界的特有权利，而第三世界为了使这样的收集得以维持，并且不断地增长，应当放弃它的前途，将它的前途牺牲；否则，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要后来迎头赶上，保证它们的人民可以获得现代进步的许多利益，就不得不运用全力进行投资，发动起必要的大量资源。不管有些人怎样描写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定，在有诚意人士的眼中，它们的行为绝不足以构成在其成员国前大声恫吓的理由。

其实，我们很可以相信这样针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大事攻击完全是为了有些人在等候时机对逃离他们经济掌握的人民施行报复，为他们的侵略找出这样一个细微的借口。

如果不幸运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势必使世界经济完全脱节和崩溃，同时甚至使全人类的生存都发生了危险。

实在很难想象怎样能够一面发出这种威胁，一面又呼吁国际合作。如果说话要讲实力，而且干涉或企图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强迫它们接受违反其利益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就不能希望得到这种合作。真正的国际合作不能以工业化国家取用第三世界的财富为基础，而应以双方利益的平衡为基础。唯有这样，国际合作才能对全世界的所有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

最近的一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已经把重点确切放在在真正的国际合作范围内为今日人类遭遇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必要上面。但是如果这种合作能够找到和发动人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它必须公开让一切有关的方面参加，对一切方面的优先事项给予同样的重视，并且按照从所周知的各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保证各方面都能公平共享成长和进步的利益。因此，我们对于一些西方国家举行限定只有它们才能参加的会议，企图照自己的方式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理当前的各种问题，妄图将它们的解决办法强加于其余的世界，究竟会不会有效，只能表示怀疑。这些西方国家认为同全人类有关的世界经济的管理是它们分内的事，并且因此顽固地要保持它们过去所僭夺的专有权力。

实际上，这种在协调政策的掩饰之下举行的会议，无非是一种秘密集会，其目的在于定出一种策略，让这些国家能够把以前剥夺第三世界所享有的经济利益，然而自从当时的力量关系被推翻之后它们所已经失掉的经济利益，恢复过来。因为世界资源的分配问题一向都是出于这种力量关系的方式，而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事件。此所以对我们来说，除了联合国之外就别非其他结构，除了联合国所规划的基础以外也别无其他基础，可以用以解决今日人类所遭遇的经济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要利用一切的获得成功的机会，以确确实实的方式去解决人类绝大多数的发展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不会有一天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火的来源，联合国国际大家庭现在更需要重新回到上一届大会特别会议闭会时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内已经确切规定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关：

- 恢复第三世界各国的自然财富，为它们的产品取得公平有偿的价格，为它们的发展保证自主的资金来源；
- 促进彻底的工业化，以稳定这些自然财富的价值；
- 动员富足和发达国家的援助作为辅助的资金来源；
- 把发展中国家以前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欠的债务分期展缓匀付。

事实上也就是立刻并切实执行一个特别方案去减轻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同时要顾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特殊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注意就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来说，它们在其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命运相同之关系的范围内，已经对这个工作作出贡献，并且愿意继续这样作。单就本年来说，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双边和多边的赠款和贷款，其在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就远超工业化国家过去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所能给予的数目。

末了，阿尔及利亚重申它的深刻信念，认为唯一的挽救办法在于建立真正的国际合作，对现有世界经济结构作根本的改革，排除任何统治和剥削的意图，或恢复旧秩序的想法。唯有依照历史潮流并符合进步的要求去改革现存结构，才能保证现有的重大经济问题的和谐调整，并保障世界和平和正义。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
胡阿里·布迈丁